

末代状元实业先驱

末代状元

实

业

先

驱

张謇传

周 栋◆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末代状元 实业先驱

张
謇传



周
栋◎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末代状元 实业先驱—张謇传

周 栋 著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蚌埠南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2.75

字 数:260,000

版 次:1997 年 11 月新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96-6/I·1483

定 价:13.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 版 者 言

中国历代杰出人物，大都才情兼备，风骨别具，但命运坎坷，生活蹉跎又是他们共同的不幸，探究他们的生平事迹，无疑可做为现代人生活的借鉴。

在今天，每个人都热切地向往着不凡与成功，其实，人生的价值在于“真我”的追寻与实践之中，精神的不羁与奔放，才是人生的境界。透过这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沿着他们的生活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发现人生的价值与真谛吧。

天蒙蒙亮，张睿就被隔壁房间的响声吵醒。夜里他刚睡下不久，就觉得颈部一阵奇痒。他困得要命，闭着两眼，右手本能地去搔了一通，觉得适意了许多，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没有一刻，他只觉右臂似被细针刺了一下，又疼又痒，这才一跳三丈高，猛然惊醒，睡意全消。他明白，久违了多日的臭虫，已向自己发起了进攻。他无法入睡，便披衣而起，点起豆油灯，熟练地掀开垫被一看，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呵，好多的臭虫！大的像赤豆，小的像芝麻，密密麻麻填满在床上的缝隙中。白天他跑了一天，晚上吃力得要命，紧张心理一消失，自然而然地又想睡，他不知道后来是如何睡着的，反正人有适应力，瞌睡一上头，不睡也得睡。

隔壁传来老年人的连续不断咳嗽声，和随之而来的大声吐痰声。

“你不能轻点，老不死的，荡夜壶要这么大劲吗！‘匡啷、匡啷’，把人都烦死了。”

张睿知道说这话的是这座“同州会馆”的头号大人物，管会馆的瘦老头的胖老婆。她比那老头小十来岁，但只要她一开声，一叉腰，老头儿都会发抖的。

屋里传来老头怯懦的哀求：“你不能轻点声吗，人家张‘南元’还睡着呢……”

“什么‘南元’‘北元’的，住咱们这儿的反正都不是官，戏文上的状元郎，哪个不是年少英俊？凭他那份苦瓜脸，八世也休……”

张睿一听火冒三丈，全身的血往上涌，双手收紧勒成拳头，真想向这堵乌七八糟、泥块不住往下掉的土墙上猛砸过去。他真想大喊：“什么东西！你这泼妇欺人太甚，为何出口伤人？”转面一想，“好狗不同鸡斗，好男不同女斗。图一时泄愤，虽能出一口恶气，于功名利禄又有何进取。否则高喉咙大嗓子的骂一通架，把这臭女人镇是镇住了，若是会试还是像以前数次那样，连个倒数第一的‘贡上’也弄不到，日后岂不要让这臭货笑掉了牙！”

这一想，拳头松了，气也消了。他默诵着《留侯论》中的名句：“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暗自一笑，发狠地说：“城河的砖头亦有翻身之日，待日后发达之时，再找她算帐！”

老头是个混子，管会馆几十年，什么样的事没见识过。昨天还像个讨饭花子，明天却耀武扬威地发了迹，这号小事，他看得多呢。再说多一个举子住在这儿，或多或少也就多了一份进账的来源。这可是些衣食饭碗呀，过分得罪，划

得来吗！哎，偏偏就是这么个小心眼儿，什么都不懂的蠢婆娘，没钱还赊对头做，强妻逆子无可奈何！

隔壁不吵了，在捣鬼话。尽管他们夫妻以为是在耳语，张春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哟，拿去。你这张黄蜂嘴就喜欢蜇人。人家又没得罪你，你就哇啦哇啦骂人。这银子就是张‘南元’给的。”

“嘻，还不少呗。倒不像那些手长衣袖短的穷酸书呆子，手头挺大方的。一看就像个能做官的。”

“人家‘南元’本就是有个功名的官呗，可你就偏拿个老爷不当官。人家是读书种子大器晚成，料不定就是文曲星下凡。哼，看你骂了文曲星，小心日后嘴上生疔！”

“哟，哟，这可了不得。老头子，这‘南元’是什么？你也讲给咱听听嘛。”

老头子来了劲，摆起老来：“你呀，我的大姑奶奶，亏你还是吃举子饭的会馆老板娘，连这号玩艺儿都不懂，全国的秀才可到咱京城里来考举人，叫顺天乡试。中第一名的叫‘解元’，考上第二名的就叫‘南元’。他南方人比咱北方人脑子灵，咱大清二百多年不过出了百十名状元，他江苏一省就中了四五十名。万岁爷一想这还了得，总得要照顾四方呀，他老人家龙颜大悦，立下圣喻：南方人应顺天乡试，考得再好都只给第二名。因此上，入关定鼎以来，南方人得‘南元’者，连这通州张季直在内统共只有三人，一个是顺治爷时的盛于亮，一个是乾隆爷时的于汝谦，一个就是他张老爷，你能说他不是文曲星转世？！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错过

此渡无好舟’。姑奶奶您是灵巧人，千万不能把面前的财神爷放跑呀！咱们不能鼠目寸光，万事可得三思而行哪！”

这一着还真灵。他胖奶奶呕气了：“你呀，别逞能，你看错人了，把姑奶奶看成什么人！咱可不是朱买臣的寿头老婆，尽演‘马前泼水’的蚀本买卖。这张季直再滑，也休想逃出如来佛的手心，老娘识他的宝！咱可是认定要在他身上做笔大买卖的，日后养老的钱就靠他。唉！”

老头没有回声，张睿听了好笑。只听老头打声哈哈在那里说：“夫人，你弄错了，你又不是人家的老婆，怎能说是朱买臣的妻子！嗨，可别让人家听了笑话呀！”

“知道了，知道了，就你能干！这几天的老腌菜也把他吃乏味了吧，咱今天开荤，上街买一斤槽头肉，大伙儿同乐。”

每次进京赶考，张睿和许多的穷考生——那些自我标榜的“圣人之后”一样，就得学他们的祖师爷孔夫子，体会一阵子“三年不知肉味”的滋味。大丈夫能伸能屈，天下的名菜，他张季直虽没遍尝，可也吃过不少。就连堂堂正正的朝鲜国王，也曾在王宫里特地置办国宴，宴请过他。人，忌讳不过的还是落魄之时。到了走麦城，就休提过五关、斩六将的威风。张季直既达观也现实。现在他能吃上槽头肉，也得靠这会馆老板娘的恩赐呀。嘿，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呗！

张睿卸下门栓：“吱嘎”一声，用手托着，开了七高八低的榻子门。一股湿气乘着冷风向他迎面扑来。他打了个寒噤，本能地向后退了半步，外面雾气濛濛，连会馆院中那株

饱经沧桑的玉兰树和看馆的老头在树下用破砖烂瓦垒成的花坛也看不清。春雾雨，看来今天一场雨是躲不掉了。他来到院中，练了一套陈式太极拳，然后习惯地向那支离破碎的花圃看了几眼。北国春来迟，俗话说谷雨三日看牡丹，眼下离谷雨只剩半个月，可坛中一株枯瘦的牡丹，充其量叶子还只爆出一寸长。他看来看去，连半个花蕊都见不到，摇摇头，回到屋里。

他是上月下旬到北京的。为就为“进京赶考”。这次的“抡才大典”，是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而特设的“恩科”，一般就称为“甲午恩科会试”。作为举子来说，巴不得在三年一次的“正科”之外，这种特许的“恩科”越多越好。因为考试的机会越多，他们中进士，乃至夺魁，高中榜眼、探花的机会才会多。然而对于张睿来说，这一次的前来“赶考”却是带有强迫性质。他不想来，他被这种考试早已折磨得心灰意懒了。

张睿参加会试，连这次在内已是第五次。九年前，他取得了南方人在顺天乡试中的最高荣誉——“南元”。那时他趾高气扬，不免有点飘然，决定乘这时来运转的好机会，一鼓作气蟾宫折桂。“南元”的名声很好听，在考试资格上却只和所有的举人一样，并无半点的特殊照顾。他考呀考，自己认为考得不坏，一出榜呆了，他榜上无名。这才体会到柳耆卿“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时的凄切心境。

在科举场上他得意过，但更多的是失意。从小考到现在，他在考棚场屋中度过的天数就有一百多，名落孙山是正

常的事，但第一次会试会败得那样惨，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他不是个服输的人，决定不考出名式来，誓不罢休。从三十四岁考起，连光绪十六年的恩科在内，他连考四次，一直考到前年四十岁止，都是一败涂地。且不要说状元，连个“贡士”的影子也没捞着，这下子他气馁了，又一下子由气馁而变为气愤。他是人，是个刚烈的大丈夫，是个曾统驭过雄兵悍将入朝平乱，与日本人相持抗衡过的热血男儿。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礼部会试，榜发之日，一气之下他把多年来形影不离的文房四宝、考试用具全都砸得粉碎，发誓以后永不再到这北京贡院之中受这劳什子害。

气愤只是一时之兴，发狠有什么用，人家广东不是还有九十八岁才考上的老秀才吗！只隔了两年，他还是来了。悄悄地来的罢了。试具既没有置办，连随身的用资也没有几文。用他的话说，是迫于父亲的严命再来赴考一次。其实是老父和他在江西做官的三哥，知道他那不肯屈服的个性，特意让他下台阶，怂恿他再来碰一次机会的。

北京的旅店价钱大，他住不起，唯一的办法还是去住会馆。会馆虽早就带有营业性质了，但用资比起客店毕竟要小得多。不过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有哪一样不花钱能到手，你给的费用一少，长班见你身上没油水榨，老实不客气，那就只有请你天天吃咸菜萝卜条喽！三天不开荤，豆腐当肉吞，这样的日子确不好受。然而还有比这更难受的呢，俗话说“馊粥好吃，馊话难听”，于会馆长班这一行的，几乎全是些“棍棍儿”、“京油子”。平时不要大，只要能有三文

两文的小好处给他，他会天天对你谄笑，喊你是他的亲爷。可要是见你袋底空空、一文不名，他们马上会把脸拉长，三斧头砍不入。尖刻话、挖苦的词儿不要教的，出口成章。管保能让你无地自容，七窍生烟。张季直和他们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对他们的这种天才，早已甘拜下风。本来他发狠再也不愿和这号人打交道，无奈袋中无钱要硬也硬不起来。好在朋友介绍，说这会馆看房子的老陈头人还不错，这才住了进来。

会馆年久失修，乌七八糟，张謇第一次来时，看到两扇破大门上，不知何处学童用毛笔歪七歪八抄写的一付联语，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低吟道：“三间东倒西斜屋，两个南腔北调人。”往里一走，不得不拍案叫绝：“太像，太像了！”他交了点饭资，三餐也不都在这里吃，夜里还都是被朋友们留住宿在他们那儿的，但从胖女人的眼神和闲言闲语中，已明了他们还嫌他给的钱太少了。他哪儿来的钱，又不好去做贼偷。思索再三决定自谋生路，重走老路。

他有位福建朋友叫郑孝胥，历来以才子自居。凭良心讲此人不但诗写得不错，字写得更是漂亮，很有点宋徽宗瘦金体的风韵。以前每次进京赶考，只要他们俩人碰在一起，这两个穷书生总是去替一些寺庙里的和尚，抄写佛经，换几个活水钱。这个钱并不好寻，和尚看上去超凡脱俗、看破红尘，骨子里一文钱都是斤斤计较，经络参，鬼明堂多得很。字既要写得好，不可有任何涂改之处，数量上也是有严格规定，一天写下来，手臂发麻，拿筷子吃饭直发抖。这几天，他好不

容易找了个主家——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的永庆寺，为这座破落不堪的庙宇住持抄写《金刚经》。给老陈头的钱，就是从那儿得来酬金。幸亏有了这笔钱，否则，天知道那该死的臭婆娘，嘴中还会放出一通什么货色来。

不到中午，原来那透过春雾消失了的晴朗的天空上，飘来了片片的浓云。张睿住在这么一个偏僻的，除他之外一个来住者也没有的会馆里，居然也络绎不绝地来了拜访者。第一个来拜访的是广东南海举子康有为。此人胖胖的身材，留着两撇八字胡，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仪表不俗。一进会馆的门，他就拉开大嗓门高声嚷道：“季直兄，你早就该来的啵！此时不博，更待何时！我料定大驾迟早会到的啵！”

张睿看到多日不见的老友，十分高兴。他抱拳作揖，把康有为往屋里让。康有为见他这儿十分寒伧，双眉紧皱暗自摇头，伫在阶沿之上伫步不前，打着哈哈说：“季直兄，此真乃好一个去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呵，何不搬到我那儿，虽非琼楼玉宇，总比这儿宽敞呀！早晚能与吾兄切磋制艺，亦是人生一大乐事啵！”

正说着话，刚才还是金光闪闪的一轮太阳，此时已在云海时隐时现地浮沉。霎时间，忽见天际猛地黑了下来，整个大地有如黑夜来临一般天昏地黑。正站在门前刷马桶的胖女人，抬头一见这情景，吓得大喊一声，丢下马桶刷子，拔脚抱头往屋里溜。康有为一见这情景，吃惊不小。原来紫膛色的面皮，全吓成黑色，不再拿腔作势等张季直三请四邀，毫不犹豫三步并作两步，一脚踢开大门，两手揞在那满是古

年八代古董垢的条桌上，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看。

张謇吃惊不小，但他素来练就了每遇大事镇静如恒的涵养功夫，虽然心头也在一个劲地怦怦乱跳，可他依然站在廊沿上，手背在背后，抬头向天上观看。

城里和乡下这时犹如出了人命，闹腾开了。四面八方儿呼娘，夫寻妻的叫喊声，大呼小叫的惊诧声，透过院墙直向他的耳边传来。未免叫人心惊肉跳，恐怖万分。康有为在屋里声音发抖地呼着他：“季直兄，何事？何事？”

“现在还说不清。长素兄，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也许是‘天象示警’，一会儿就会好的。”

这时，只听见原先还在院中不断向小母鸡寻衅的，老陈头所养的心爱大雄鸡，刹时间就扑楞翅膀，乱喊乱叫，横七竖八摸黑朝鸡窝飞去，四邻的瘦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全在一个劲地乱叫。张謇这才看清原来是发生了日食。

大自然这只有片刻功夫的恶作剧，把地上的凡人害苦了。人们屁滚尿流，大有世界末日已经临头之势。张謇看着这副狼狈景象，忧从中来，叹口气道：“长素，你老兄是颇重新学的人，西洋诸国对此似早有阐述。不管如何，总之我们是谁也不信有什么东西能把太阳吃掉吧！王荆公尚云‘天变不足畏’，可几百年后的我们，偏还不如他，你看刚才的那副洋相，差不多大家都被吓得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似丧家之犬，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康有为听说是日食，马上恢复常态，就像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坦然地说：“是呀，这真是少见多怪，愚昧所

至。不过‘天象示警’未尚不是一件好事！季直兄，古人云：‘若无所变不能代雄’！若我中华老是如此沉沦，可以肯定用不了多久，必有灾害降临到国人头上。”

天又开始发亮，雨越下越小逐渐停止，接着是雨过天晴，一切恢复正常。

“长素兄，你是消息灵通人士，试期将近，今天是三月初一，统统算在内，离会试的期限也只有七天了，近来可曾听到什么消息？”

“消息很多，只是不知季直兄具体要问哪方面的？”康有为故弄玄虚，有意文不对题卖关子。

张謇淡然一笑：“吾兄果然奇才。季直虽为山野村民，可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呀。如蒙不弃，就把有趣的说与我听。”

康有为说：“消息都是乏味的。季直兄，当今之世，就好比刚才发生的日食，圣君明主，终为之蔽。奸佞当道，则仁人志士报国无门。加之四方强邻虎视眈眈，处强邻中而为中国者，岌岌哉！”

张謇点头称许。胖女人总算从刚才的昏头久冲中解脱过来，觉得肚子饿了，这才生火烧饭。老陈头刚才也不知吓得死到哪儿去了，直到此时，他才有如幽灵似的重新出现。抹桌拿碗，盛菜端饭，一面喊张謇吃饭。

张季直邀请康有为一同吃饭，康有为是个考究人，历来是食不厌细，脍不厌精的，一闻那屋里槽头肉发出的猪腥味，皱紧鼻头，直想呕吐。张謇一看早已明了十分。朋友来

了，他真想请他们到馆店里聚聚，无奈“孔方”兄不帮忙，只好一钱逼死英雄汉，望洋兴叹啰。

康有为很痛快，一把拉住张謇说：“走、走、走。”要请他的客，张謇哪里肯去。康有为正色道：“好朋友哩啵！好朋友岂在吃上。你要听新闻，我一桩也没告诉你，我们找个幽静去处，边吃边谈，岂不大好！”

他们来到巷口一爿小酒店，店小二见康有为那身入时的花团锦簇的行头，忙把他们安置在楼上雅座落坐。

酒过三巡，禁不住张季直一再催促，康有为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出一段新闻来。

2

康有为提着筷子，左手放下酒杯，顺手抹了抹他那八字胡，神秘地说：“季直兄，这次殿试的阅卷大臣，据说已内定下来了。几位老相国和皇上的师傅都在，形势对你老兄已是大大的有利呀！”

“到底是哪几位人选，老兄能否明示？”张謇眯着双眼，微笑着说。

“翁相国、张子青、李兰孙都在。其余的也都是他们手腕子里头的人。翁相国可是帮人帮到底，一不做，二不休的。这次他拚老命也想要让你夺魁，其余的人都发誓要助他一臂之力。老兄，你说这还不是新闻！此次高中，非汝莫属。金榜题名之日，可不能把小弟忘了呀！”

张謇再也无心饮酒，放下筷子，双肘搁在桌子边，右手中指在桌上无意识地轻叩。“新闻确是新闻，他们的大德，我是一辈子也感恩不尽呀。此次进京，我为了怕给翁大人添麻烦，连脚跟子也没踏到他那儿去……长素，八字没见一撇，

若是此等消息张扬出去，如何是好！”

康有为一听此话，脸色明显地不痛快起来，他独自斟上一杯酒，不看张謇一眼，仰着脖子一饮而尽。“季直兄，你就用不着担心了，这些事都是珍妃娘娘的胞兄——志锐私下对我说的，他也是此次钦命的阅卷八大臣人选之一。历来的科场案，杀了那么多人，这一点我康某人还是知道的。”

张謇的脸微微发红，心中懊悔刚才不该说出这番话，他连忙掩饰：“我兄误会了，我决无此意……我只是想，连会试这一关我还没有闯过，哪儿会有去保和殿参加殿试的资格，纵然各位大人均有心栽花，无奈鞭长莫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康有为面色好看了一点，撇起了一块大肥鹅送在嘴里，细细咀嚼，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季直兄，我还有一个消息……”说着，他故意停下，用询问的眼神向张謇看了一眼。

“长素兄，快请明示！”张謇几乎是恳求地说。

“唔，这可是近水救近火哩，听说这次会试的总裁就是李兰孙，他对你一贯器重，还会不留心栽你！那几个担任房考的都说要刻意物色你呢。复杂就复杂在老兄的文笔上，天下有为的聪明举子，对这些主考大人一心要网罗你这位天下名士的心理，还是揣摩得一清二楚的。怕就怕他们学你的笔法，鱼目混珠来个真假难分，像以往的几次那样，唉，那就难办啰！”

康有为的话，一语道出了张季直的心病。老实说，几天来，不，也可说是几年来，他担心的莫过于就是这件事了。送